

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二

宋 衛湜 撰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鄭氏曰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與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陰讀為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壤焄謂香臭也蒿為氣烝出貌也蒿或為藨以先言衆生久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為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

孔氏曰自此至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一節明宰我問鬼

神之事夫子荅以鬼神䰟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耕籍及公桑之事氣噓吸出入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住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性識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别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興致之也物之羣衆而生必皆有死此本説人因及物也鬼歸也歸土之形故謂之

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此復説歸土之義又申明人氣為神人生則形體與氣合而生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䰟發揚而升於上為神靈光明萬物之氣或香或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人聞之其情有悽有愴人氣揚於上為昭明百物之精氣為焄蒿悽愴神之著者謂發揚昭明是人神之顯著也因物之精致為之極者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制造為尊極之稱尊名人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為萬民之法則

也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也黔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漢家僕隷謂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既敬之以鬼神故下皆畏敬之也此經鬼神本為人故下文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其實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列於鬼神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樂記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魂謂之鬼

對則精靈為䰟形體為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䰟是形為魄氣為䰟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䰟魄䰟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

橫渠張氏曰禮記凡言鬼神者大率以陰陽出入言之鬼神一物也以其歸故謂之鬼歸者自無形中來

復歸於無形自有形中來者復歸於有形是歸也䰟也者鬼之盛指有形體而言神申也鬼歸也物之所生即是神及其終則歸也　又曰精氣為物遊䰟為變精氣者自無而有遊䰟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顯而為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為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無而已物變而已物雖是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雖是虛本緣實得故

謂之鬼此與上所言神無形而有用鬼有形而無用亦相會

長樂劉氏曰人之生也稟乾元之氣以資性命之始稟坤元之氣以資形質之生性命有識也生則為道德於人死則為昭明於上故曰魂焉形質有精也生則為聰明於體死則為英靈於地故曰魄焉然則魂生於氣氣所以盛其魂者也聖人尊其親之魂乃稱為神焉靈生於魄魄所以函其靈者也聖人尊其親

之魄乃稱為鬼焉人之死也魂氣發揚復歸于天形
體變化復歸于土不可得以復合為形而親既亡弗
可得以復見也聖人賾知生死之本源究極鬼神之
情狀將報本而反始也為之祀饗合鬼與神復為一
體恐懼齋戒以事之孚信蠲潔以感之庶其饗之故
曰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以言乎感氣於天則神
可來報魄於地則鬼可合也是以爇脂及蕭致氣之
道也奠鬱及鬯致魄之道也故曰合鬼與神敎之至

也由是人人知所以事其祖考必致饗焉孝敬迨於幽陰仁義垂于萬世為教之大不已至乎故衆物之生也雖氣充乎體而魄形於事必有死焉及夫骨肉入于地中則變化而復歸為土土積其氣能生萬物其英而靈者人得之多焉此聖人所以求其魄於地也若夫其氣則發揚于上為天之昭明結者歸于日星散者凝為虚寂而充盈乎天地之間也其降于地而資始萬物則為焄蒿馨烈純粹英華能悽愴而感

動于人者皆是也此其神之著見不可揜者也故因物之精制為尊極之號明以命夫天下謂之為鬼神而使民祭為祖考此所以為黔首萬民之法則也

延平周氏曰氣者所以歸于天魄者所以降于地為神者蓋有魄也然魄非神之盛也為鬼者蓋有氣也然氣非鬼之盛也神譬則天道而鬼譬則人道而已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神之為德能使人齊明盛服而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其左右則人之所以有愧於

屋漏而為之慎獨者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之為教同於禮樂而禮樂之教有所不至則鬼神又有以助之也精魄為物故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者此百物之精也神魂為變故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者此神之著也昭明言其燭於物者焄蒿言其達於上者悽愴言其感於情者言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而獨言因物之精制為之極者莫非物也雖神之著亦可謂之物鬼者盡人道者也

神者盡天道者也天人之道黔首之則故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唯鬼神有以為之則故百衆畏其威萬民服其德言衆者不特民而已言民則無知矣故厲之以服其德

嚴陵方氏曰宰我問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鬼神者何物故疑而問之神者陽之所為鬼者陰之所為也言氣則知魄之為形言魄則知氣之為魂魄為鬼之盛而魂亦從之者言其有所歸則一也郊特牲言魂

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是而已魂亦神也此止言氣者以氣為魂之本而魂非神之盛故也形亦鬼也此止言魄者以形為魄之本而形非鬼之盛故也以主其盛者故止言氣魄而已有生者必有死故曰衆生必死悽愴言其情以其蘮于下故所感者如此以其為野土故於精曰物以其為昭明故於神曰著物之精則麗乎形有形故其數辨而為百神之著則運乎氣故其道運而為一此於精則曰百物於神則不

言也且天一生水於人為精地二生火於人為神水
先精而後神則以所生之次為序故也或言精神以
水火之性言之也或言鬼神以天人之道言之也或
言氣魄以陰陽之理言之也言雖不同其義則一制
為之極固亦因神之著矣止言因物之精者以悽愴
之精感於物故也極之為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敬
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為之極也且鬼神本
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故曰以為黔首則是乃所

以為敬之至也所謂黔首不特兆於周秦素問曰黔首共餘食則黄帝之時固已言矣

馬氏曰發言其申揚言其散昭者明之著明者昭之本焄言氣之迎蒿言氣之出昭明焄蒿者狀也悽愴者情也此精氣鞠而為物散而為遊魂之情狀故曰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言物而又曰百物者蓋囿於天地之間者未有能逃於天地之數者也

山陰陸氏曰魂亦神也氣其盛者也體亦鬼也魄其

盛者也氣有升而已魄有降而已唯聖人爲能求而合之以教天下故曰教之至也衆生必死著非衆生有不死者莊子曰黄帝得之以登雲天焄蒿陽氣也悽愴陰氣也昭明蓋其中正言黔首著先王教民蓋蚤即老而後教晩矣亦老宜不待教而知者也

石林葉氏曰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物者其聚也變者其散也郊特牲謂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歸于天者知氣升自上也歸于地者體魄降自下也聚

散者天之道故精氣猶謂之物升降者人之道故魂氣亦謂之神葢魂與氣無不之無不在則為神之盛體與魄有所歸有所化故為鬼之盛鬼神皆潛於幽而祭以合饗之使民敬畏此所以為教之至也人之死亡其魂魄皆潛於幽而不可見者物之精而已矣故聖人欲嚴其道以明其教故明以命於鬼神於天曰神於人曰鬼此離而言之也及合而言則凡在幽者皆不害其同名百衆則貴者也故曰畏萬民賤者

也故曰服貴賤雖不同皆合黔首也故曰以為黔首則　講義曰大凡有生者必有死雖骨肉斃而化於下而其氣則發揚于上其光焰為昭明其氣象為焄蒿或感動人於若有若無之間則又使人悽愴而不能自已是孰為此是聰明性識為百物之精爽而神之不可揜焉者也夫聖人既已尊其親矣而又有所謂為物之精而神之著者如此所以因而制為尊極之稱明命之曰鬼神以教天下而以為黔首之法則

百衆以是而敬畏其祖考萬民以是而服從其教令則所謂鬼神者豈徒有名而已哉

新安朱氏曰焄明焄蒿悽愴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鄭氏説云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噓吸是以氣言也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也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

血言蓋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為魂血為魄故骨肉歸于地陰為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易中説遊魂為變却只説一邊精氣為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為魂精為魄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只説那升者如徂落之義則是兼言之又曰子産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

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説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甞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説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嘘吸之動者為

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建安真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莫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謂發

出也鬼者氣之屈謂收回也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死生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凡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

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生夏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為神入為鬼雨潤為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

鬼神天地之功用張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又曰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聽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

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又曰或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闢有消有息有聚有散

蓋其理自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親其長莫不知敬凡此本然之性非出人為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往闔消散屈也來闢息聚伸也

慶源輔氏曰神以申為義則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以歸為義則魄也者鬼之盛也合而言之則鬼與神一也故聖人合之以制祭祀之禮而事之其為教也至

矣魂生於氣魄生於體氣無不之故曰遊魂體則斃於下而已故曰體魄則降人亦一物也昭明焄蒿悽愴言氣之發揚如此不必分人物言之不言人而言物者言物則所該者博也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達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鄭氏曰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

敎令也速疾也

孔氏曰此經明聖人為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尊名鬼神為未足稱其意故為宫室宗祧以别親疏遠邇敎民反古復始也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已今追祭祀是復始也追遠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

長樂劉氏曰所以别其親疏者立祖禰之名也所以辨其遠邇者定宗祧之數也敎民尊祖以時祭之故

曰反古也敎民親禰以禮敬之故曰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者其謂此乎衆之服行聖人之德敎而祀其先也逮於罝郵而傳命者各親其親出於天性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明命鬼神則為之名而已然未致其實焉為之略而已然未極其詳焉故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則致其實矣設為宗祧則極其詳矣言宗以知存祖言祧以知有遷宮室則土木之所成故曰築宗祧則名號之所施故曰設親疏以情言

遠邇以時言觀祭法立廟之數則宗祧以別親疏遠邇蓋可見矣古者今之對今生於古始者終之對終生於始是不忘其所由生也聽言其不拒逺言教之所以神也所謂宮室者葢廟之宮室爾非人之宮室也與宮室旣修之宮室同郊特牲曰作龜于禰宮是廟亦謂之宮也又曰存室神也是廟亦有室矣

毘陵慕容氏曰親而邇者為宗疏而逺者為祧此宗祧所以別親疏逺邇也廟有寢祧無寢廟則修除祧

則黜埀此宮室所以别親疏遠邇也祧則以敎反本之道也祖則以敎反始之道也禰則以敎不忘其所由生也民德齊厚而不忘其本其服也出其中心之誠非有強之而爲也則其從上也捷於令矣其流行也非在於家至戸曉也得其心之所本則速於置郵矣

慶源輔氏曰此堯舜以下至三代時事也反古復始即上所謂致反始也不忘其所由生即所謂以厚本

也先王制禮以教人疑若強民也反而求之則知無非所以順民爾如制鬼神之祀立宗祧之制是也衆之服自此謂人之服其教由是故也知其順我而服之宜其聽且速也哉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鄭氏曰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

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為覸字之誤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

孔氏曰此一節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既立謂尊名立也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

踐之節也報魄謂饋孰之節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䁥謂雜也燔膟膋兼爇蕭蒿是雜以蕭氣此三者是報氣也此祭氣是古者尚質之義所以教衆反於初始總包上反古復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謂饋孰時薦此黍稷進肝與肺及首與心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言更加以鬱鬯然後薦黍稷也饋孰報魄之時

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䰟祭初所加鬱鬯亦是報䰟也以䰟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報䰟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以報䰟也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䰟也此饋孰時皆以飲食徧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故上下用情至謂至極謂報氣報䰟二禮備足是禮之至極也鄭注取牲祭脂者𥦗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再度焫蕭郊特牲云取膟

膋升首報陽也注云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焫蕭也郊特牲又云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饋孰焫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甒醴酒者以士喪禮旣夕等皆以甒盛醴故也此用甒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云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燔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肺肝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是虛還

以馨香虚氣報之報䰟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也

長樂陳氏解見郊特牲

嚴陵方氏曰二端既立謂立鬼神之名與宗祧之制也報以二禮謂報氣報䰟之禮也建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羶天産之臭也薌地産之臭也染蕭以膟膋故有羶合蕭以黍稷故有薌燔燎羶薌則蕭與膟膋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以臭為主

臭為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衆反始也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侇即司尊彝所謂間祀用兩大尊是矣言瓦甒之大尊則鬰鬯之為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爾以諸物見于夾甒之間故曰覸以侇甒又副之以鬰鬯之彝故曰加以鬰鬯加與加籩加豆之加同義宗廟之祭灌而後獻此於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故也凡此皆以味為主而味為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受故曰

教民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乎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乎下是用情於下也上下用情則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之至也於報氣言朝事則知報魄為饋食矣蓋朝事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以象食時所進也於報魄言黍稷之類則報氣有血腥之類可知然瓦甒之所獻鬱鬯之所灌皆非饋食之事此則併言之時雖不同其為報魄則一也上言反始則知下之為成終下言相愛則知上之為致敬凡

此皆互言之爾

毘陵慕容氏曰前言氣魄為鬼神之盛所謂二端凡天地之間莫不麗乎隂陽究其端不離乎二所謂以隂陽為端也由二類而求之不能外是聖人推本其所自始䰟氣之為陽形魄之為隂明命之為鬼神所謂求其端也故曰二端既立於是禮稱事而立緣情而行本乎二者而為之故曰報以二禮特牲曰祭求諸隂陽之義禮運曰以嘉䰟魄是謂合莫蓋燔以求

諸陽灌以求諸陰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鄭以薦黍稷為饋食之時失之矣夫求神必於祭之始而祭之始必合鬼神以嘉魂魄所謂其陰達於淵泉是也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迎牲至饋食而後報魄求諸陰不已後乎況灌用鬱鬯貴氣用肝肺首心與黍稷同為朝事之時所用非必有於薦孰之時也其所謂建設朝事以取膟膋而燔燎焉則膟膋為羶黍稷為薌故謂之羶薌也鄭以羶為馨誤矣覸以

蕭光䦕以侠甀則求諸隂陽欲其氣之無不達故又雜之以二者焉蕭之氣芬烈而達闇以䰟氣無所不之也兩甀謂用酒醴以報魄取其近人者焉欲其同於生也

延平周氏曰䰟氣在上體魄則降言報氣則知報魄為體言報魄則知報氣為䰟燔燎羶薌雜以蕭光者氣而已故以氣報䰟有氣然後有魄故報氣所以敎衆反始也薦黍稷羞牲體雜以侠甀之醴酒而加以

鬱鬯者皆有成體故以體報魄有魄則有形有形則情生矣故報魄所以敎民相愛上下用情

馬氏曰家語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修肝肺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當以家語爲正

子路問事鬼神子語之以事人問死則語之以知生宰我問鬼神之所謂則告之而終之以反古復始上下用情而已其告之則一也其語不同則以子路勇於所聞而宰我有所畫耳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蓋言殷禮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方言明命鬼神故主殷禮言之殷人先求諸陽故此朝事焫蕭以報氣也饋食灌鬯以報魄也然則殷人祭首無祼事以樂侑獻而已殷人尚聲蓋當此節故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羞肝肺首心郊特牲言肺在上此言肝在上以方言殷禮故也明堂位曰殷祭肝周祭肺見間蓋謂陳設中間若喪

禮所謂見以不見為見也據禮藏器於旁加見又曰甕甒筲衍實見間而後折入周人先求諸陰於朝踐祭齊加明水以報陰殷人先求諸陽於饋獻祭酒加鬱鬯以報魄其義一也據此周人有求有報殷人直報而已其報之也亦所以求之也故曰周人先求諸陰殷人先求諸陽凡祭朝踐尊而饋食親尊故曰教衆反始親故曰教民相愛

講義曰親既亡矣尚追䰟魄而祭之如此則於生存

者當如何此禮既行而民親愛之心油然而生上下之間率用情實而無澆偽之風職此之由也玆非禮之至也乎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鄭氏曰從事謂脩薦可以祭者也

孔氏曰此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致其恭敬發其情性竭盡氣力以從其事上報於親不敢不極

盡也

嚴陵方氏曰敬欲有所至故曰致情欲其無所愛故曰發力之用欲無遺故曰竭事之來欲無拒故曰從致敬發情於内故能竭力從事於外凡此則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内盡志外盡物也

慶源輔氏曰自致其敬以下所謂致反始之道也發其情謂發露其情如所謂用其情也家語夫子之荅

止此郤繼以前文王之祭至必哀

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鄭氏曰藉藉田也先古先祖

孔氏曰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者天子諸侯有藉田以親耕祭祀諸神須醴酪粢盛之屬於是乎藉田而取之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藉即藉田也月令所謂躬耕帝藉是矣天子之田方千里故為藉千畝諸侯之田方百里故為藉百畝亦各以其稱而已見王制解耕必服冕則所以敬其事也躬耒則所以躬耕也天地則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先古謂若先公及先聖先師之類以後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醴足以為禮酪足以為酸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躬為之故曰敬之至

毘陵慕容氏曰慎終追逺君子之所以致其厚身致其誠信不敢弗盡所以致其厚之道也有天下有一國可以取安佚可以役民力而必躬耒耒者以爲祭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以此率民而民孝敬矣王畿千里而耤亦千畆封疆百里而爲耤亦百畆首服冕尊於冕而冕以躬耕貴而自致莫勤於用力而躬耒耒凡此皆自盡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先古豈特先祖而已且先祖不應

謂之先古蓋若先嗇先禖炎帝祝融之類
長樂陳氏曰天子為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
而朱紘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為藉百畝於東郊
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
中春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其日則剛
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于内享先
農于外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農正陳
藉禮是也其禮則后帥六宫贊事于内司空后稷大

師瞽師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大師贊事于外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之于王國語曰大史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于保介之御間又明勸農者也反執爵于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藉是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羣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玄冕祭之則

耕耤之祭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耤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畧同矣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鄭氏曰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廵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

孔氏曰此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歲時謂每歲依時謂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也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牷完色謂諸侯牲犧牷所祭之牲必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之官周禮牧人也初擇牲時君於牧處命取牛納之於內而視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廵牲者

即前言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所以致其力也耕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嚴陵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皁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召牛而下所云即充人繫于牢之時也繫于牢則芻之三月而已故朔望巡之皁蕃其物則不止三月也故歲時朝之以其完而無傷故謂之犧以其純而不雜故謂之牷犧言其體也牷言其物

也犧牲所以為祭之牲故曰犧牷祭牲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召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卜之矣故曰牲未卜謂之牛而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為祭牲故也齊戒沐浴者臣見君之禮也臣以見君之禮而朝之所以致其敬也皮弁素積者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

之服而巡之所以極其辨也先王父天母地則以子道自處焉推而及於山川社稷亦由是也故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歲時者謂比歲比時也皮弁素積見郊特牲解山陰陸氏曰始養言獸召而視之言牛巡言牲亦言之法君齊戒沐浴躬受養獸之官之朝鄭氏謂朝視牲誤矣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

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鄭氏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宫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也歳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歳者蠶歳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容二王之後歟禮之禮奉繭之世婦也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為祭服祀先王

先公之事公桑爲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謂築養蠶之宮牆七尺曰仞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户外閉也世婦亦諸侯世婦前雖總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奉種浴于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至此更浴之也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者所舉奉處重既擬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褘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

之接獻繭之世婦也率法也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耶重事之義故問之也良日謂吉日宜繅之日明繅更擇日日至而後夫人自繅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夫人親繅三盆以手振出其緒訖遂布與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既據諸侯則夫人唯一人而云世婦之吉者雜互天子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蠶繅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而已前文耕籍男子之事故云以

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事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為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為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内宰詔后帥内外命婦以趨蠶事

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屨以黄屨車以翟車貝
面組總有握及郊導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躬桑
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
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内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
則王立廟后立市祭祀則王祼獻后亞之賔客則王
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藉后獻種王射牲后舂盛則
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
鞠衣而受繭必以副褘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

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禮書

延平周氏曰蠶與繅婦功也以婦功而責於夫人世婦則無不可者而必用卜以擇其夫人世婦之吉者蓋先王以為躬桑所以為祭服而又將以勸於天下則不可不決於神明者也示于君告其功之成也獻繭不於君而於夫人者別內事也夫人受之以副禕

所以敬其將爲祭服也禮之以少牢所以勞其還也

火在木則爲朱木勝土則爲緑

嚴陵方氏曰公桑猶公田也以其别於私故謂之公

築宫謂築宫牆也前曰蠶室此曰築宫者蠶居於内

故曰室牆圍於外故曰宫也仞者度土高深之所用

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故八尺爲仞也牆

高於人長之外又有三尺所以防窺伺也又置棘所

以防踰越也閽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

也日欲出為所於時為卯大所則向辰矣此之所言
蓋卯辰之月也故不言日月豳風謂之蠶月者以此
言朝則以夙致其敬故也君皮弁素積則與巡牲同
蠶雖陰事亦天産也卜其人之吉亦欲其事之吉故
也若冠之筮賔已天子六宫而曰三宫據三夫人言
之也後言夫人繅三盆手正言諸侯之夫人而已言
布于三宫夫人則以見王后之繅亦若是其事互明
可知也以至副褘為王后之服止言之於夫人先王

乃天子之祀止言之於君者皆此之意蠶于蠶室則躬蠶事於其室也躬蠶事而謂之蠶則躬桑事亦謂之桑而已故下言桑于公桑也奉種浴于川者以流水滌其宿塵欲其出之速故也風戾以食之者以蠶火畜而性惡濕故待風戾而後食之也蓋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乾矣戾至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期一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夏稱麥秋亦此意蠶歲既單故繼言世婦卒蠶也繭則示于

君而獻于夫人者示則告其成而已獻則欲其受之以繅也禮之以少牢則所以勞其還也

馬氏曰公羊傳亦曰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於祖禰者不若以所自親者也周官内宰職曰中春詔后帥内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蓋蠶於季春則詔於中春也宜矣王躬耕於南郊后躬蠶於北郊南北陰陽之盛也王將耕則后獻種稑之種后夫人將蠶則君為之卜夫人世婦之吉者所以交

相成也陽始陰者也故君為之卜夫人之吉者陰則佐陽而已故為之獻穜稑之種也朱緑色之雜玄黄者色之正黼黻文章者正之間也以為黼黻文章則又加之以繢繡之事至此則祭服成矣故曰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棘牆而外閉之著不専為防也故曰外户而不閉禦風氣而已若棘亦以為暖今養華用棘

鄭氏謂大昕季春朔日之朝然則餘日為昕朔日然

後謂之大昕言大以有小文王世子大昕鼓徵視學蓋亦朔日不然朝愈益早矣前言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後皆言君而已勞事也言諸侯以著天子亦言之法其言夫人不言后亦以此以二王之後故曰卜三宮之夫人蓋二王後亦得立三夫人特其嫡夫人不得稱后耳春秋書伯姬歸于宋後書衛人齊人晉人來媵豈此所謂三夫人歟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是以諸

侯之禮言之誤矣單言始衣單矣月令天子孟夏始絺然後蠶事畢后妃獻繭詩曰八月載績蓋絲事成於衣單麻事成於衣重之時豈直人事哉亦天地自然之理也言世婦卒蠶不言三宮夫人始之者夫人卒之者世婦少牢以禮之言因豈即朔月月半所食少牢禮之歟據此奉繭以示于君而已其獻王在夫人言三盆手而已則三宮夫人蓋亦略矣然則蠶事之正在世婦故曰世婦卒蠶

毘陵慕容氏曰夫躬耕親蠶一則以敎民致力於農桑而豐衣食之原一則以為齊盛祭服而盡事神之敬故先王以所事者敎民故民之聽命也速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饗之也易夫民神之主也成民然後可以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耕以足食蠶以足衣生民之道於是乎在所以成民而致其和莫先於斯二者故齊盛以告冕服以祀而成民之道盡焉故可以陳信於鬼神若夫民則弃本飢寒是憂和氣不

應災害日至則是矯舉以祭雖潔齊豐盛致美乎冕服神亦弗饗矣

慶源輔氏曰蠶婦事也猶不敢專必待君之卜吉而後親之則他可知矣故曰地道代終而已此所以為君服與其率用此與皆記者述夫人之意而為言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

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氏曰斯須猶須臾也子讀如不子之子諒信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躬身也極和極順極至也理發乎外理謂言行也塞充滿也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禮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則進之以能進者為文溢則使反以能反者為文文謂才美報

皆當為褻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其義已具在樂記故於此不繁文也

山陰陸氏曰謂之君子曰君子見微者也切觀世之人慢易起於放肆而鄙詐常生於矯激然後知君子之言不誣也若中屠狄輩不知致樂以治心者也若阮籍輩不知致禮以治躬者也不曰塞乎天下而曰天下塞焉小在天下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孔氏曰自此至可謂孝矣廣明為孝子之事大孝尊親即是下文大孝不匱聖人為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其次弗辱謂賢人為諸侯及卿大夫士各保社稷宗廟不使傾危以辱親也與下文中孝用勞一也其下能養謂庶人也與下文小孝用勞一也能養謂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

黄氏曰曾子言孝道三自天子達庶人三者之行咸

在其中謂人子能立身行道有大功於國大德及民俾人稱美其先而尊重之為上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全父母遺體歿身無毀者次之生事父母盡其色養者為下也言尊親為大則弗辱能養兼之矣次言不能尊貴其親而唯弗辱能養為二也其下者謂不能尊親不辱唯能供養是孝之末節矣但論孝行升降輕重不分別名位尊卑

石林葉氏曰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

之此尊親也修身慎行不服闇不登危此弗辱也稱其無而啜菽飲水不為薄此能養也

講義曰尊親者非必顯之以名位之崇也使吾身無愧於仁義使吾親亦無愧於仁義則吾親尊矣弗辱者非必置其身於罪惡也雖一呰笑之苟亦為辱矣能養者非以其養口體也必養志焉斯可矣

慶源輔氏曰始於能養終於修身達而至於大德必得其位若武王周公之孝始可謂之大矣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鄭氏曰公明儀曾子弟子

孔氏曰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先逆知其意而為之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其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謂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歸於正道也

延平周氏曰於志言承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則使其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為父母者亦不失天下之顯名若舜之諭父母為不格姦則君子之所謂孝者也

嚴陵方氏曰將有所感有逆知之者先意也已有所之而奉行之者承志也有所感則隱而未見故於先言之有所之則見而不隱故於承言之亦各以其類也然徒先意承志而不能諭之於道則是苟順其令

而或陷親於不義者葢有之矣此所以又在乎諭父母於道也夫養將以為孝而所以為孝子不止於養親曾參之事其親養其志而不止於口體固得其所以為孝者矣豈直能養而已哉乃自謂如此者不敢以孝自居故也唯夫不自居其孝茲其所以為孝歟

馬氏曰先意所以閑其邪承志所以成其美此所以諭父母於道

建安眞氏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

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為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

故君子猶難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

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川

鄭氏曰五者不遂遂猶成也願然然猶而也

孔氏曰亨孰羶薌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父母此非孝也唯是供養而已孝子百行皆美一國之人稱揚羨願然曰如此是羨願之云此子父母有幸遇哉而有孝子如此令人羨願如此乃所謂孝也衆之本教曰孝者言孝為衆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孝不能備孝之德唯行奉上之禮但謂之養者也父母既没以下解卒為難之事順從孝道則和樂自至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

嚴陵方氏曰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哀公問曰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正謂是矣身者體之全體者身之别夫一人之身生於父母而别於父母者也故曰身者父母之遺體居處也事君也涖官也朋友也戰陣也皆所以行父母之遺體也茍唯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則烖及其身烖及其身是及其親也豈孝也哉故每以非孝言之如是則行身之道敢不敬乎先居處而後事君者内外

之序也先事君而後涖官者尊卑之序也先涖官而後朋友者公私之序也先朋友而後戰陣者文武之序也亨言天産故其臭爲羶孰言地産故其臭爲薌嘗旨否而後薦之是孝之一端而已稱者口稱其所爲願者志願其如此然則子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子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孝也已已則言其盡於此也敎亦多術矣特爲之本者孝也故曰衆之本敎曰孝孝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故曰敬為難楊子曰孝莫大於寧親故曰安為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為難哀公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所謂能終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夫孝既為德

之本故仁非仁於孝不足以為仁之德也禮非履於孝不足以為禮之德也以至義也信也強也亦若是而已哀公問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然則居處之莊所以愛其親慮或傷之而已是以仁者仁此而居處所以莊也禮者履此而涖官所以敬也義者宜此而事君所以忠也信者信此而於朋友所以信也強者強此而於戰陣所以勇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況其身乎且裁者福之對福之所至樂必隨之裁之所至

刑必隨之故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山陰陸氏曰我身非我有其行之者我也曾子所見無非孝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敎之末也若孝者可謂本矣執一術而百善至孝之謂也其行曰養者孝之行自養親始

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延平周氏曰居處莊禮也事君忠涖官敬義也朋友信信也戰陣勇強也凡此五者皆遂則裁不及其身

裁不及身則是不及其親蓋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居處莊者慎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事君忠涖官敬以之在下則友信戰陣者非君子之先務故其序如此能養不如能敬能敬不如能安能安不如能終仁先之禮次之義次之繼元以孝繼孝以利之序也信者成此三者而強者行此三者

石林葉氏曰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蓋誠身則能有得乎親是在我者也

故為人道唯有義誠身未能順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為子道唯有命以舜為聖人猶以瞽瞍厎豫為難則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君子亦不謂性也莊慎忠信災不及其親所謂能敬也不能安之則無以安其親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所謂能安也不能卒之則無以盡大事慎終追遠所謂能卒之也一人之身物所為備其先得者愛親此孝所以為本也故仁以仁之則曰仁此者也禮以體之則曰履此者也義有理

則曰宜此者也信不欺則曰信此者也強者不息則曰強此者也五者備矣強而不變已忘其倦則樂矣樂所以順而生者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刑所以反而作也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對於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且言五刑之屬三千亦曰罪莫大於不孝皆與此意合也

慶源輔氏曰篤於孝者誠而已誠一不至則違乎孝矣非其時也草木不可妄伐當其位也戰陣不可無

勇養不足以盡孝孝則該夫養矣成其身所以成其親者也唯誠實於孝進進不已然後知其等級如是之難安與安仁之安同言由孝而行從容中道也如舜之事親可矣至於卒則又誠不息也

馬氏曰此立身揚名所以為孝之終而蠱之六五所以言幹父之蠱用譽也雖然名立於後世者亦曰行成於内而已愛親者能養者也敬親者能敬者也生則親安之能安者也死則鬼饗之能卒者也念祖而

聿修厥德能終者也愛者有未能敬敬者有未能安
安者有未能卒卒者有未能終然愛者孝之本而親
安之者孝之至慎修其身孝之終始也孔子語子游
以敬語子夏以色難蓋順其色則親安之矣告子游
以粗告子夏以精也然則孝止於親安之乎曰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庸非此
乎蓋以行言之則愛者未必敬而至於能終孝之至
也若以道言之則以敬孝易以愛孝難而至於親忘

我則孝之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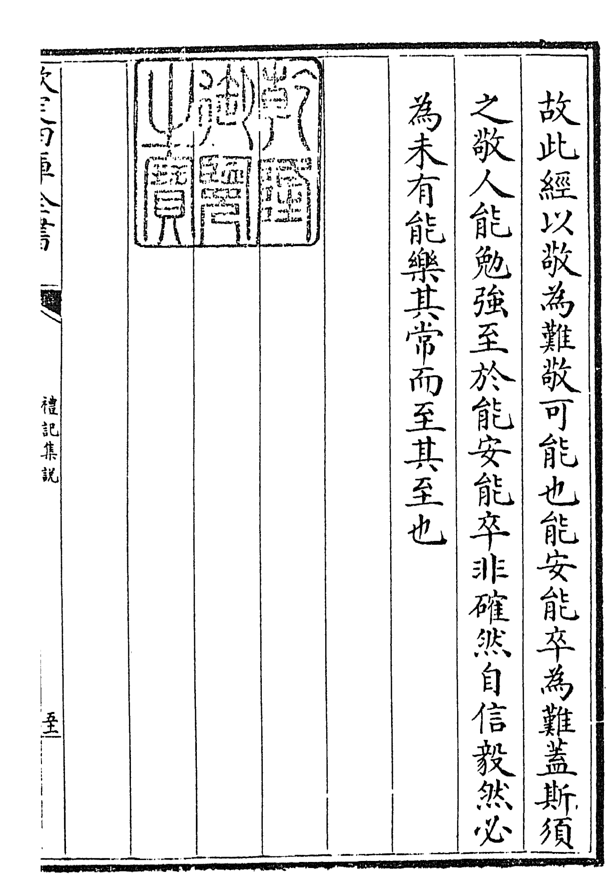
建安真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然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何也此與其它毁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隕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故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新安朱氏曰亨孰𩜁鄉亨即亨煮之字俗加火作烹非是

建安劉氏曰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同本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敬心之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不一應焉非孝也故孝子之心唯一敬而已敬心

旣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中此所以行成於外性修於内也曾子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己驗其平日服膺念兹在兹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見乎容貎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學者非不知此皆有愧於曾子由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昬昬者孝之實也求其名於匹夫匹婦能焉於其實聖人以爲難矣

故此經以敬為難敬可能也能安能卒為難蓋斯須之敬人能勉强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陳賓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三

宋 衛湜 撰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鄭氏曰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

孔氏曰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自此以下異故更言曾子曰置謂措置也塞滿天地謂感天地神明也溥布也横被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推而至於四海以為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之德今孝道亦然故引以證之

嚴陵方氏曰直而立之則塞實乎天地之間旉而散之則横廣乎四海之内施言其出無窮故後世用無朝夕之間推言其進之不已故放之四海而準放與

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為準而不差也前既言溥之横乎四海後又言推而放諸四海蓋前言身之所行者如此此後言人之所化者如此

石林葉氏曰塞乎天地所謂竆高厚也横乎四海所謂極深逺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

講義曰孝出於人心人有賢愚而此心不異時有古今而此心常存天地之心亦無以異乎人之心此所以塞天地横四海施諸後世無所不可

山陰陸氏曰夫孝出於同然故推而放諸四海如此即有不準是背類反倫者也

新安朱氏曰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曾子之孝至此所謂誠則明明則形形則著著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矣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

勞矣愽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鄭氏曰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中孝用勞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已之勞苦也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諫而不逆順而諫之也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也

孔氏曰以語更端故云曾子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巳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可謂用勞矣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樹木見月令樹木方盛解慈愛者生育之恩也勞者奉養之力也於親生育之恩則思之而不忘於巳奉養之力則忘之而不思故曰用力仁所以愛親義所以敬親愛敬盡於事親可謂用勞矣用力言事用勞言功不匱言德則大小與中其别可知矣用力則能養矣用勞則非辱矣不匱則可以尊親矣故皆以孝有三題其事前以大孝為首此以大孝為終何也前

以位言孝故自上以及下此以行言孝故積小以至大父母愛之喜而弗忘仁之至也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義之盡也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親而已内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蓋不逆之謂也巽而入之則雖諫而不逆也仁者之衆則有愛心存焉若夫子受仁人之饋則掃地而祭亦此之意祭之以禮禮之終也此主言祀故曰禮終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實仁則能愛於物伐樹木殺

禽獸故必以時莫非勞也有勞於德有勞於力而忘勞者思親之慈愛也未能無望於其親故為小孝仁大矣則尊之義有理則安之仁義而已勤行而不懈未能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為中孝博施則聖矣仁不足以名之孝至於此則達於天下四海九州之美味莫不備至故為大孝

延平周氏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無愛心以其無愛心是以非孝也思慈愛忘勞庶人之孝也尊

仁安義諸侯以下之孝也博施備物唯天子乃能與此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有所謂怨者也故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然有所謂逆者也故荀子曰從義不從父

講義曰夫自其異者觀之則草木禽獸與人為殊類自其同者觀之則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草木鳥獸與人等爾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謂之非孝蓋自其同者觀之也

用力者竭力以事親用勞者盡心以事親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巳之勞苦則不愛其力矣所尊者仁所安者義以仁義喻父母於道其心庸有不盡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予也類謂凡人子也頴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舜致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孝子之道果有匱乎備猶周徧也物即人也博施備物即詩所謂永錫爾類也父母之存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思求其所可喜者以悅其親也惡之則懼而

不怨思去其所可惡者以安其親也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物不體豈有非時害理之事博施則用勞不足言矣備物則用力不足言矣此聖人達孝之事也喜故不忘懼故無怨柔行巽入期父母之順於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乎我至於此則其誠至矣

山陰陸氏曰思慈愛忘勞對以慈愛然後忘勞小孝也以視尊仁安義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以視不匱

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若施及莊公亦其一隅老子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其此之謂乎廬陵胡氏曰用力所謂竭力耕田共為子職也懼而無怨孟子言舜怨慕何也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舜之怨慕孝也不逆所謂又敬不違父母既没雖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祀親然則孟子之受禦可以祀歟曰其交也以道君子受之

矣受之而以祀可也然孝子之心有所不安故必仁者之粟為孝

黄氏曰註謂必求仁者之粟以為粢盛則失者遠矣況先王之禮不耕者祭無盛自天子執耒三推下達庶人皆從斯禮今曾子所言粟者禄也謂父母既没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況曾子嘗敝衣以耕於魯魯侯聞之致之邑曾子固辭聖人稱之能全節也

孟子云士三月無君則弔以其失於祭祀之禮也親没者必居於仁者之朝食禄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為禮終也

馬氏曰此之為禮終此言孝子之遭變也前言可謂能終此孝子之常也遭變則嫌於非禮故曰禮終常則不嫌故曰能終而已處常則易制變則難易者曾子之事也難者舜之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

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鄭氏曰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頃步頃當為跬聲之誤也予我也道而不徑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樂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

為大非特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跬步謂壹舉足道而不徑者謂於正道而行不由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邪徑險阻或有所傷舟而不游者渡水必舟舩不浮游於水上乘舟安浮水危也此是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歷危悲處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總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矣

長樂劉氏曰樂正子春可謂能改其過者也失之於初而戒之于終焉唯人之身氣以體全德以性全者

也體懼而弗傷則氣無不全者也性存而弗拂則德無不備者也莫非父母之所遺者非禮不言非禮不動非禮不視非禮不聽是以言動中於禮樂之節而民瞻仰之取以爲模範焉不曰內全其德性而外全其氣體之道歟是可謂之弗忘其父母者也然則舍坦塗以由徑緩舟渡以游淵不慎其言不羞其辱者小人之事豈是爲孝其親者道哉

嚴陵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者生養

乎天地之間者人道最為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泰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子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也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止之間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

之遺體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已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以忿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親而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

馬氏曰天生生者也故曰天之所生地化化者也故曰地之所養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於身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言得全

而歸之也今夫以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則不思甚耳

延平周氏曰周官之法禁徑踰者禁川游者而此則曰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是以知周公之法不特有意於防微而又有以教人之孝也

講義曰舉足而不敢忘固懼其危也而言何與焉葢吾以惡言出於口人以忿言反於身為身之辱而貽親之羞者甚矣至於出言而不敢忘則所以全其身

以歸其親者斯無愧矣不徑不游雖若非難者亦曰充此心以往則凡所以求全其身者詎止不徑不游乎昔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新安朱氏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己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斯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

後為不貿於天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鄭氏曰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禄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

小官

孔氏曰前經明孝此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此

經論四代弟順尚齒之義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夏后氏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爵則德雖下而爵高者亦貴之由道劣故也於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殷人又劣於夏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敬愛彌狹於已有親乃貴之亦皆年高者在前也次乎事親言貴年之次第近於事親之孝也鄭恐貴者皆班序在上故謂燕賜加於諸臣凡四代朝位班序皆

以官爵為次而夏后氏貴者但以爵髙加恩賜也尚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鄭云後德則在小官者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人皆有德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小官德尊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也

山陰陸氏曰貴尚之次也據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夏道漸劣其德或無實也於是貴爵殷道愈劣於是貴富蓋古之諸侯有爵尊而地狹爵雖卑而地大貴

富則地大者先周道愈益劣是故貴親鄭氏謂舜時多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言以德爲後則在小官釋所以貴德也

馬氏曰貴以對其民爲賤尚以對其等爲下四代非相反也蓋有虞氏貴德則賢者固已在位能者固已在服矣故夏后氏承之以貴爵貴爵則賢而德似其先人者使之世官不賢而不至於不由禮者使之世禄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祖尊祖則敬宗

敬宗則收族故周人兼之以貴親皆因其時乗其理為之也夏后氏貴爵斯所以貴德也殷人貴富斯所以貴爵也周人貴親斯所以貴富也然貴德以賢貴爵以貴貴富以明功貴親以厚本則四代一也

葢取諸身年取諸物皆可以數言

嚴陵方氏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故也貴德之弊有至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葢爵所以明貴賤故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

之以貴富葢富者所以明世禄故也三者之奬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未嘗易者以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萬世而無獘故也虞帝亦曰盛王者以舜之時五帝之所終三王之所始故也且堯猶號放勳則以王稱舜不為過矣以王制考之四代養老或異其禮或異其所或異其服雖各不同所以不遺年之意則一而已或曰年或曰齒何也謂之年則以所歷為主孟子所謂歷年是也與

此言遺年之年同謂之齒則以所序為主中庸所謂序齒是也與此言尚齒之齒同内則言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則五帝非不貴老也所謂憲者憲其德而已所主在德不特在年也

延平周氏曰蓋年之貴者弟也而事親者孝也

慶源輔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厚親以反本焉此其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有不得不然者也若夫年齒

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蓋敬老慈幼人之性也四代之王不失其性而已即四王之事而反求諸一心則知年之果不可遺次乎事親之義明矣

慈湖楊氏曰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此非聖人之言也富非道之所貴也而家語謂孔子之言豈記者之差乎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鄭氏曰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

孔氏曰官爵同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弟達乎朝廷言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也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故鄭知朝位立於庭也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於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

卿卿西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異其禮若其致事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也

嚴陵方氏曰爵同故以齒為上爾爵異則以爵為上也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為上然未嘗廢齒則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為

上然亦未嘗廢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是也要之朝廷以爵為主鄉黨以齒為主故孟子以為莫如也就謂就其家而不敢召也凡此皆朝廷禮敬之事故曰弟達乎朝廷也致事者無預於政故不俟朝而後優之以杖未致事者則猶預於政故優之以杖而後不俟朝

山陰陸氏曰祭義謂尊者也故杖於朝早杖於朝早故毋俟朝晚王制八十杖於朝七十不俟朝謂早者

也故杖於朝晚杖於朝晚故毋俟朝早

石林葉氏曰蓋力衰則助之以杖有問則席安之也不敢煩以禮揖之則退故不俟朝有問則就其室者尊之也安之以仁尊之以禮此弟之所以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鄭氏曰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也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孔氏曰行肩而不併謂老少並行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不錯則隨者若兄黨為鴈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為行也

嚴陵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見老者則

貴賤無不辟也班白者不以任行乎道路所謂班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若耆耋艾耄之類所謂老若鰥寡孤獨之類所謂窮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衆寡以數言凡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

山陰陸氏曰行肩而不併言雖齊行過隘狹猶不敢併不錯則隨鄭氏謂錯鴈行也鴈乃參差少邪故曰邪行為錯

石林葉氏曰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辟愛之則斑白不以任此弟所以達乎道路强以力言衆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弃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鄭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為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

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獀冬獵為狩什伍士卒部曲也

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

孔氏曰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也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田役事槩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此未五十者猶在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也註云

什伍士卒部曲者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

嚴陵方氏曰甸徒者甸獵之徒役也周官皆作甸先儒以為丘甸之甸誤矣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即此所謂甸徒也雖曰竭作然五十者亦不從之矣須禽長者先得之而多少者後得之而少故也凡此皆㑂衍禮順之事

故曰弟達乎獀狩周官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言軍旅衆莫小於旅莫大於軍故也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以外則齒有所不勝序故也凡此皆軍旅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軍旅

山陰陸氏曰不為向徒言以為士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石林葉氏曰獀言春田之始狩言冬田之終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

武功成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鄭氏曰死之死此孝弟之禮

孔氏曰此經總結上文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

嚴陵方氏曰先朝廷而後道路自内而之外也先道

路而後州巷行乎大又盡乎小也獀狩軍旅則又以有事之時言之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獀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脩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衆死乎孝弟之義而弗敢犯之也

山陰陸氏曰獀狩言放軍旅言脩亦言之法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即若申生伋壽之死猶為犯故曰止

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又曰敬其兄則弟悅所敬者寡而所說者衆蓋以弟而治天下則莫非禮順之行其操甚約而其效甚博故先王內則達乎朝廷而外則達乎道路州巷有事則達乎蒐狩軍旅此衆之所以有義死而不敢犯也

慶源輔氏曰蒐狩爭獲軍旅爭功弟道達於是則至矣無所不通矣以義死之非有所利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鄭氏曰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祀乎明堂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樂記祀文王於明堂是也上文祀文王於

明堂為孝此以食三老五更為郊文有所對也此西學鄭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為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

嚴陵方氏曰祀明堂所以享上帝而享之者必有配

配必以父所以敎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貴老貴老爲其近於親而已所以敎諸侯之弟也先賢則樂祖西學則瞽宗瞽宗殷學名學有左右之異而此止言西者殷之名也樂祖則有道德者所以敎諸侯之德也朝覲所以尊天子而致爲臣之義夫孝以事親弟以事長故始之以敎孝而次之以敎弟孝弟則足以成德故繼之以敎德有德則足以養人故繼之敎養能養人則足以事君故繼之以敎臣

此教之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為教者如此而已矣五者以德為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

馬氏曰明堂嚴父以配上帝故以之教諸侯之孝若祀賢則尚德故以之教諸侯之德耕藉以供粢盛故以之教諸侯之養以德為主故言德於中夫教萬民

則朝廷道路州巷蒐狩軍旅皆以敎而其敎止於弟

諸侯則敎之孝敎之弟敎之德又敎之養敎之臣而

其敎止於諸侯者蓋萬民則治之詳故敎之禮也略

邦國則治之略故敎之禮也詳言敎萬民而卒之以

諸侯者蓋化賤者易化貴者難化勞者易化佚者難

此公子信厚如麟趾國君仁如騶虞所以為周召之

終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鄭氏曰割牲制俎實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也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孔氏曰此明養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牲入之時天

子袒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而酳干楯也親在舞位持楯而舞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不見遺弃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所以致此由養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當入學而太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太子齒

嚴陵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四學謂周設四代之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

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

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放於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雍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

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蓋東序之類若辟雍雖太子不得預故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又曰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學學者所學之官也蓋辟雍非其所學之官是以云

天子廵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鄭氏曰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

孔氏曰此亦明尚齒貴老之義廵守謂廵行守土諸侯八十九十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

去必往見之若欲共論政敎雖不當道路左右君即就之可也

嚴陵方氏曰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于竟而不敢越則其所守槩可見矣先見百年者即王制所謂問百年者就見之是也至於八十九十者其禮又有殺焉彼或在東行則此在西行者弗敢過之而弗見西行東行其義亦若是以不必人人而見之也若欲言政者雖非東行西行固當就而問之矣

山陰陸氏曰此言八十九十者若東行則西行之人不敢過若西行則東行之人不敢過即上所謂車徒辟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鄭氏曰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

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不有大故不入朝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卿大夫士

孔氏曰此一節明鄉里之中敬齒之法身有壹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既高鄉人疏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內計長幼為班序三命轉尊不復齒於親族特坐賔東若此飲酒時族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後入故云不敢先也鄭註鄉

射謂鄉人詢衆庶而為射於時先行飲酒之禮是鄉射有飲酒者也云以年次立若坐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案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賔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於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據諸侯言之若天子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此經雖據諸侯亦謂黨正飲酒故云三命不齒若鄉飲酒諸侯之國但爵位為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飲

酒賔賢其賔必少其得爵為卿大夫者必年長於賔故在賔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賔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知鄉飲酒爵為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飲酒云席於賔東公三重大夫再重註云席此二人於賔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也其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謂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飲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

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賔東也云一人舉觶乃入者
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賔先入此三命者為
待獻賔獻介獻衆賔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
也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
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
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
及鄉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
記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

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

嚴陵方氏曰以周制考之一命則下士也再命則中士也三命則上士也四命則為大夫矣於諸侯之國三命則卿再命則大夫一命則士也小國則又降於此矣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

不齒者周官黨正以禮屬民於序以正齒位其言正與此合雖然此特貴貴之義爾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夫七十者君猶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五州為鄉五鄰為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閭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之故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是也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父族以傳

代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其名雖異
通謂之族焉不齒有二意此謂三命不齒者人不敢
與之齒也若王制終身不齒者人不足與之齒也
馬氏曰齒於鄉謂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
射禮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
山陰陸氏曰三命受位朝坐燕與進於鄉矣族有七
十者弗敢先言族人齒雖髙猶後三命荀子曰三命
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

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此又尚齒焉爵齒更為屈伸方其尚齒則隆爵方其尊爵則隆齒故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石林葉氏曰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盱江李氏曰大司徒以陽禮教讓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農隙而教之尊長

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鄉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賔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賔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尊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

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閒矣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禄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鄭氏曰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曰見爵賞之施焉

孔氏曰此經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

專也

嚴陵方氏曰善者人所欲惡者人所惡於人之所欲而能推原於彼此善所以日進於人之所惡而能自反於此此惡所以日消古之君子能全其德用此道而已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

為不受之詞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者唯天子之尊其讓為足道故也荀況曰積善成德則德固善之所積而人則有善而已天則有德也由諸侯而下皆推之於人故止言其善自外至内之謂歸自下進上之謂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無所忘父母内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言其無所忘而曰存禄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為禮賞所以為利成諸宗廟者謂必即諸

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其曰所以示順則示順之義盡於此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有善讓於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子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則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有是天子諸侯則士庶人有善所以本諸父母存諸長老葢上之人不有於我故其化然也

石林葉氏曰自天子而下其貴賤皆有所尊由庶人

而上事其祖考皆有宗廟故禄爵慶賞就以成之成言其所以終所以始也然必言示順者以其避遜之道至於此則順所以成也

講義曰天子有善則遜德於天如服以彰有德不自以為德而必曰天命刑以罰有罪不自以為威而必曰天討是也諸侯有善則歸諸天子如四方既平不自以為功而必曰天子之功是也卿大夫有善則薦於諸侯如所謂君之命也非臣之力是也若士庶人

則父母之所訓誨而親族鄉黨之長且老者又從而

敎督成就之故有善則又本諸父母存諸長老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

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

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敎不伐以尊賢也

鄭氏曰立以為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

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孔氏曰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輒尊賢之事聖人謂

伏犧文王之屬興建陰陽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也天子親執卑道故卷冕北面雖有明哲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巳之所有為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有善稱人有過稱巳又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周禮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言兆形似玉瓦原之璺罅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三夢致夢觭夢咸陟也

嚴陵方氏曰陰陽天地莫不有情必待聖人建之然後能有所立焉然易無體也體之於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於人則其官謂之易故曰立以為易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有自知之明而又有知人之知則其事固可以無疑矣猶然斷之於龜者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前言建陰陽天地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出於天而已故後言尊天以該之稱己之過所以教

不伐稱人之善所以教尊賢伐與矜伐之伐同字者有其善而矜之祇所以自傷其善故也

山陰陸氏曰即言占人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則詞有不娩且名曰易則古之人以筮占龜尚矣君未有言面者今此言面以龜言面故也據對文君每言南向臣每言北面

延平周氏曰聖人無非事亦無非教以天子之尊卷冕北面以聽於卜非特斷其一時之志而已又將示

人之不敢專而且以尊乎天也

石林葉氏曰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則象而易則數也斷其志則謀於巳進而詔以吉凶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巳則能卑巳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敎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害於巳則不足以為賢舜稱禹之賢亦曰不矜不伐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宫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顔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静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鄭氏曰百事謂齊之前後也如懼不及愛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也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酳之屬也如

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荅也宿者皆出謂賔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術當為述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顏色容貌務在齊莊畢詘思念其親存也慮事謂謀慮祭事服物謂備具衣服及祭物百事謂齊前後凡百之事祭之日色必

温和行必戰恐身形必卑詘卑静以正謂孝子其立
卑柔静默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也懿善不違身謂
思念親深之故精懿純善之行不違離於身也耳目
不違心者言中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思念之
深結積於心形見於色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
之反復不忘此孝子思念親之志也
嚴陵方氏曰服物慮其不備故以具服物宫室慮其
不完故以脩宫室百事慮其不飭故以治百事温以

言其不𢘊也祭之日其溫見於顔色爾及奠之也又見乎容貌焉祭之日行必恐爾及奠之也又身必詘焉此孝子之心所以為有加而無已也終言及祭之後則始言及祭之日為祭初可知先言其奠之也則後言宿者皆出為既奠之後可知於祭之日其迎來也如懼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慊其心無時足以絶其念如

懼不及愛即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内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慤言實而無僞善言愛而無惡蓋所體者如此常不違於身也耳所聞者必親之聲目所見者必親之容蓋所存者如此常不違於心也思言思死者如不欲生慮言慮事不可以不豫蓋所念者如此常不違於親也不違言

不違戾而之他也不違於身故能不違於心不違於心故能不違於親結諸心言齊莊之心不可解形諸色言敬齊之不可掩

山陰陸氏曰凡此四段皆以父母平生言之陶陶遂遂樂豫之貌言孝子祭已其思慕之情少殺也故曰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若後世學佛之徒有然臂煉頂者可謂慤矣非所以語孝也耳目不違心言不為聲色所移失其本心

石林葉氏曰顔色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婉容也畀静以正者有深思也葢有愉色則若將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若將聽之故身必詘有深思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陶者其氣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慤善於内而言不違身者以其有應於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於内内外定而後為愛親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反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發是三者於色則曰形察是三者不失其

行則曰術此先王所謂孝也

慶源輔氏曰無是心則將何以為事也致吾之誠愛則見於外者必和顔色必溫則和之至也動則恐其有失於愛故行必恐懼善不違身故耳目不違心耳目不違心故思慮不違親結謂誠實也形謂著明也術省之謂必有事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鄭氏曰周尚左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桑扛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此說與鄭合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向君祭社南嚮於北牖下而薄社亦北牖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

面則廟皆南嚮可知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馬氏曰素問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所以右尊而左卑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與此同先之以致尊後之以致親蓋先之斯外之矣

後之斯内之矣外之斯遠之矣内之斯近之矣

山陰陸氏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謂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非是所謂左青龍右白虎雖質家亦爾文家亦爾也

丘氏曰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為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為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

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者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亡者各從類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三